

埃瓦格里乌斯论愤怒之恶

Evagrius Ponticus on the Evil of Anger

徐芹芹

XU Qinqin

作者简介

徐芹芹，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XU Qinqin, Lecturer,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mail: xuqinqin_007@126.com

Abstract

Evagrius Ponticus was an influential theologian of the late fourth-century who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He was the first desert father to synthesize and develop the system of eight evil thoughts (or temptations), which later developed into 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the medieval ag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Evagrius by focusing on his ideas on anger, the fourth (sometimes fifth) evil thought on his list. Evagrius regarded anger as the most dangerous thought that monks had to deal with in struggling to maintain peace of mind and converse with the Creator. Based on Evagrius' texts, this essay shows that Evagrius' serious evaluation of anger lies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oul. Unlike other philosophers, Evagrius considers the irascible part of the human soul the most demonic power in the soul, arising from perverted activities and being very difficult to appease. Because anger disturbs the contemplative life, darkening the mind and making pure prayer, "the mind's highest act of intellection," impossibl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overcome anger, and Evagrius' text introduces therapies for anger to his readers.

Keywords: Evagrius Ponticus, logismoi, anger, desert fathers, prayer

本都的埃瓦格里乌斯 (Evagrius Ponticus) 是公元4世纪沙漠修道运动的代表。他的“八恶念” (logismoi) 思想经由约翰·卡西安 (John Cassian) 传入西方教会, 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将其列为天主教的七宗罪。^① 埃氏关于“八恶念”的思想显示出他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察, 因为它们妨碍修士苦修、灵魂的净化和德性的追寻。在“八恶念”中, 埃氏又认为愤怒是最致命的恶念, 它来自于共同体交往中的恶, 破坏修士透过洁净灵魂以认识上帝的种种努力。埃氏关于愤怒的讨论贯穿于修行生活的每个阶段, 尤其关联于沉思生活阶段。本文尝试讨论埃氏有关愤怒之恶的根源、后果及治疗等方面, 以揭示公元4世纪修道思想的特质。

一、恶念观

在公元4世纪的沙漠修士中, 埃氏是少见的接受过古典教育的教父。他出生于公元344年卡帕多西亚的伊博拉 (Ibora, 当今土耳其境内), 曾受教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us), 熟知古典希腊修辞学与哲学传统。公元379年, 他追随格列高利去往君士坦丁堡, 成为格列高利的得力助手, 为他起草多篇名传后世的演讲稿。公元382年, 埃氏前往耶路撒冷, 受到长者梅拉尼娅 (Melania) 的接待。在经历了教会与信仰实践的种种磨练后, 埃氏前往埃及隐修。他先是隐居尼特里亚 (Nitria), 两年后 (公元384年), 定居于沙漠深处的凯利亚 (Kellia), 终生实践着禁食、守夜、独身和祈祷的隐修生活。公元399年埃氏去世。^②

^① 弗埃氏在《论恶念》(Peri Logismoi) 中区分了三种logismoi: 天使般的、属人的与恶魔的, 因而原则上logismoi有善恶之分, 在宽泛意义上可译为念头;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埃氏使用logismoi特指恶念。参见On Thoughts 8,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trans. Robert Sinkewic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8 和Monica Tobon, “Apatheia in the Teachings of Evagrius Ponticu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0), 96.

^② 埃氏生平参见Palladius, *Palladius: The Lausiatic History*, trans. Robert T. Meyer (Westminster: Newman, 1965), 38.

埃氏在苦修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古典哲学的思想,形成一套独特的修道理论。埃氏认为修道生活是追求与上帝合一的上升之路,分为三个阶段:苦修实践(*praktike*)、自然沉思(*phusike*)与神性沉思(*theologia*)。^①苦修实践是修士持续克服恶念的过程。在修道生活中,恶念通常以恶魔的形象呈现出来,而恶魔表现为世俗因素的欲望,例如食物、性欲、荣誉等等。不同于恶魔直接以事物诱惑世俗之人,它们用恶念与修士斗争。恶念是在思想中(*kata dianoian*)作恶,由于思想中作恶比行为作恶来得容易,埃氏意识到思想中与恶念的争战比用事物进行的争战困难得多。^②这也意味着修士遁入沙漠却并不真的能够免于俗世的诱惑,反而在思想中愈加真切地面对恶念的活动。在埃氏看来,恶念正是“恶魔”袭击修士的手段,它是一种不完整的心理表象(*noemata*),这种表象仍然被囚禁于可感世界。“恶魔”利用这样的表象激起各种激情,所以恶念是理智沉醉于感官世界的表象而显现的思想之恶。^③

据此,埃氏将灵魂的恶念分为八类,排序如下:饕餮(*gastrimargia*)、奸淫(*porneia*)、贪婪(*philarguria*)、愤怒(*orge*)、悲伤(*lupe*)、怠惰(*acedia*)、虚荣(*kenodoxia*)和骄傲(*huperephania*)。埃氏认为,修士最先面对的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恶念,因而饕餮、奸淫及贪婪是修士需要首先制服的恶念。一旦修士屈服于这些身体的欲望,随之会有愤怒、虚荣等恶念的发生。因此,埃氏对恶念发生的描述呈现了恶念之间的联系和次序。虽然八恶念的次序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愤怒与悲伤之间),但恶念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是埃氏理论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① 三阶段的划分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中伦理学、物理学与逻辑学或形而上学的三分。参见: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Metaphysics and Mystical Theology of Evagrius,” *Monastic Studies*, no. 3(1965), 187. William Harmless为埃氏的神学上升之路画出了一幅简明清晰的图表,参见: William Harmless, *My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7.

^② *Praktikos* 48,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6.

^③ *On Thoughts* 25,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70.

埃氏循此确立苦修实践的秩序，以对抗恶念，消除恶念与激情的搅扰，培养德性。苦修实践以不动心（*apatheia*）为目标。^①然而不动心绝不等同于冷漠或无动于衷，它是灵魂的净化。灵魂通过德性的操练，逃离身体，因而不受激情搅扰（*tarasso*）。^②不过，由于人的局限性，恶念对灵魂的诱惑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加以克服，修士需要时刻警醒。在埃氏而言，不动心是灵魂回归上帝之旅的初始阶段，灵魂作为激情的处所要首先洁净才能进入灵知生活（*gnostike*）阶段。^③灵知阶段分为自然沉思和神性沉思两个层次。自然沉思为低级层次，修士由此展开对上帝的创造与旨意的认识。对埃氏来说，创造是一封来自上帝的书信，所有理性造物可以借此认识自然，并进而认识上帝。依据造物的秩序，埃氏又进一步把自然沉思分为两种，所谓的“第二自然沉思”与“第一自然沉思”。“第二自然沉思”是其中较低的层次，它研究有形造物及它们的原理（*logoi*），“第一自然沉思”则在于探索无形造物的原理。^④

修道生活的最高阶段是神性沉思，它是修道生活的顶石，旨在获得三位一体的神圣知识。然而埃氏所说的神性沉思并非神学教条和逻辑推理，而是灵魂的本真状态，得见上帝的面。只有进入纯粹祈祷（*kathara proseuche*）状态时，理智才能达到对上帝的默观，并形成与

^① *Apatheia*，中文可译作“不动心”，英文为“*impassibility*”、“*passionlessness*”，意指灵魂全然不受情绪的影响。埃氏从斯多亚学派借来这个术语，表示灵魂摆脱恶念，获得相应的德性，因而不动心是修士进入沉思生活的前提。参见 *Praktikos* 2,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97.

^② 埃氏借鉴了柏拉图《斐多篇》的“练习死亡”，参见 *Praktikos* 52,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6-107：“身体脱离灵魂（*separating body from soul*）仅仅属于那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人，灵魂脱离身体（*separating soul from body*）也属于渴望德性之人。我们的阿爸们称退修为死亡的冥想和逃离身体。”

^③ 参见 *Gnostikos* 3, 32, 43, in Evagrius, *Gnostikos*, trans. Luke Dysinger, http://ldysinger.com/Evagrius/02_Gno-Keph/00a_start.htm.

^④ 参见 *Kephalaia Gnostica* 2.2, 2.4, 3.61, 3.84, in Evagrius,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c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trans. Ilaria Ramelli (Atlanta: SBL Press, 2015), 85, 89, 177, 192.

上帝的交流。^①因此，埃氏的修道思想始于苦修实践对恶念的处理，其中他所着力讨论的是愤怒问题。

二、愤怒的本质

埃氏关于愤怒的讨论引起了当代西方学者的关注。依据埃氏的灵魂论，邦基（Gabriel Bunge）阐释了愤怒与理智的关系，指出愤怒对理智的遮蔽，并以温柔作为规训愤怒的德性；^②吉本斯（Kathleen Gibbons）从道德心理学角度研究恶念，指出恶念来自表象与感官的扭曲，并区分偶发性与性情性的愤怒（dispositional anger），以解释埃氏对愤怒危害性的强调；^③托邦（Monica Tobon）简略呈现了愤怒在苦修实践中的种种诱惑形式。^④但是，上述西方学者往往割裂了埃氏的创造论与灵魂论，未将创造论与愤怒之恶直接联系起来，忽略了埃氏在创造论层面对愤怒之恶的阐释。然而，埃氏的创造论与灵魂论思想共同表明了愤怒之恶的根源，两者结合恰是理解埃氏格外关切愤怒的关键。

埃氏以创造论为视野，诠释了灵魂诸部分的善。一方面，埃氏接受了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把灵魂分为理性、血气和欲望；另一方面，基于基督教传统，埃氏坚持灵魂三部分的本性皆为善。按照上帝创造的本性，灵魂各部分在灵修生活中应行使善的功能，按照其本性活动：“欲望部分渴望德性，血气部分努力抗争，理性部分感知有关存在的沉思。”^⑤此时激情部分与理性共同指向德性的塑造与锻炼，

^① 参见 *Chapters on Prayer* 70, 72,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200. 一般情况下，埃氏的“祈祷”特指狭义的“纯粹祈祷”，因而本文对两者不加区分。不过，广义上而言，除了纯粹祈祷这种最高形式，也有短祷、代祷等形式。

^② 参见 Gabriel Bunge, *Dragon's Wine and Angel's Bread*, trans. Anthony P. Gythiel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9), 43-49.

^③ Kathleen Gibbons, "Vice and Self-Examination in the Christian Desert: 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Reading of Evagrius Ponticu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1), 196-202.

^④ Monica Tobon, *Apathēia in the Teachings of Evagrius Ponticus*, 29-30, 116-17.

^⑤ *Praktikos* 86,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11.

形成和谐的统一。血气乃是灵魂的必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这一部分，它的“本性是与恶魔作战，反抗任何一种快乐”。^① 由于血气的抗争属性，埃氏将之比作灵魂的猎犬，它保护表象，抵制恶念，即所谓的恶魔。前面提及，恶念是理智中形成的不完整的表象，但事实上，表象是上帝指引人上升的阶梯，从纯洁的表象中人能获得上帝关于造物的知识，并进一步窥探上帝的旨意。上帝在赐予人表象的同时，也“赐予人血气部分和欲望部分作为辅助”：血气部分帮助人驱逐不纯洁的表象；欲望部分促使人热爱完整的表象，在其中认识智慧。^② 因此，与柏拉图不同，埃氏着重强调了血气部分在创造论层面的善。血气部分担负着反抗恶魔、保护完整纯洁表象的职责，从而阻止灵魂陷入种种恶念，辅助灵魂认知这个世界，沉思造物。

尽管就其创造的本性而言灵魂各部分为善，人却被赋予了按自身意愿运用灵魂诸部分的能力。所以，恶来自于对灵魂三部分违背其本性的运用。^③ 愤怒作为灵魂血气部分的恶，则是对血气的误用。愤怒违背了血气在创造中获得的本性，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人，而非恶念或不纯洁的表象。此时，愤怒与恶魔一体，背叛了血气部分的德性，“强迫血气部分违背自己的本性与人对抗”。^④ 因而在愤怒中，血气已无法辅助灵魂上升，而是导致灵魂失去正当秩序，不断下降，趋向感官世界。

然而，同样作为灵魂能力的误用，埃氏为何格外关注愤怒对灵魂和理智的危害，而没有着重强调贪婪或骄傲等源自灵魂其它部分的恶念？这关切到埃氏创造论思想的另一维度。他认为，上帝最初创造的是理性存在（logikoi），即理智（nous）。理智因上帝的知识而存在，在上帝的知识中共为一体（henas）。但是，由于疏忽（amelaia），也即波动

^① *Praktikos* 24,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2.

^② *On Thoughts* 17,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64.

^③ *Kephalaia Gnostica* 3.59, in Evagrius,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c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174.

^④ *Praktikos* 24,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2.

(kinesis), 理智背弃上帝, 堕落为不同等级的存在。^① 这些存在分别为天使、人或恶魔, 其中恶魔堕落得最为厉害, 人次之。不同等级的理性存在着不同的主导因素: “理智与火在天使中占主导, 但是人由欲望和土主导, 恶魔则是血气和气主导。”^② 根据埃氏对主导因素的分配, 在恶魔这类堕落得最低的理性存在中, 血气是其主导因素。由此可见, 在三种主导因素的序列中, 血气最为低下。埃氏虽然遵循了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论, 但就血气而言, 他偏离了柏拉图的思想, 因为他视血气为灵魂最低下的部分, 柏拉图则视欲望为最低部分。^③ 因而, 在埃氏看来, 违背血气之本性所造成的恶也最为严重。尽管欲望是人的主导因素, 但血气依旧是灵魂中最危险的成分。因此, 愤怒作为血气的误用对灵修生活最为致命。因为愤怒遮蔽理智, 而理智是上帝的形象, 是人的本性。愤怒诋毁人的本性, 令人堕落到恶魔的形态。埃氏常用猛兽的形象比拟愤怒, 这些猛兽象征着愤怒之人丧失理性, 沉湎于激情, 与恶魔无异。埃氏在创造论上将血气界定为恶魔的主导因素, 这决定了愤怒——血气部分的误用——成了人的灵魂中最背离本性的部分。

实际上, 愤怒表现为社群性的恶, 它破坏和谐的共同体关系。在创造起初, 理智归顺于上帝, 与上帝构成统一的共同体。堕落后, 理智依旧保留选择朝向上帝的自由意志, 修道正是此种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 愤怒致使修士背离了上帝, 是重返创造时共同体状态的最大障碍。埃氏充分意识到愤怒对共同体关系的伤害: “愤怒是针对伤害过或自以为伤害过自己的对象的活动。它令灵魂整天怒火重重, 尤其在祈祷时钳制理

^① 参见 *Kephalaia Gnostica* 1.49-51, 3.28, in Evagrius,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c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51-54, 156.

^② *Kephalaia Gnostica* 1.68, in Evagrius,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c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67. 托邦 (Monica Tobon) 注意到此处埃氏以“理智”而不是“理性”主导天使, 她认为原因在于天使堕落的程度最低, 因而它们最大程度地拥有了理智作为存在的本质。参见 Monica Tobon, *Apatheia in the Teachings of Evagrius Ponticus*, 30.

^③ Monica Tobon, *Apatheia in the Teachings of Evagrius Ponticus*, n.103, 30.

智，向他显现伤害他之人的面貌。”^① 修士感知到自身受到伤害，受制于愤怒，于是渴望报复伤害过自己的对象。愤怒是灵魂的激情，产生于人的关系与交往中，根源在于人。因而，愤怒难以克服，它隐匿在修道共同体的日常中，伺机摧毁修士为回归上帝的共同体所做的努力。

三、愤怒的后果

愤怒的后果体现在其对不同层面共同体关系的解构与撕裂。首先，愤怒破坏修士与他人的共同体关系，令修士试图以恶报恶；其次，愤怒令灵魂的内在在共同体崩塌，灵魂失去理性，丧失自身的德性；最糟糕的是，愤怒使他人的表象挥之不去，因而遮蔽理智，令理智无法专心祈祷，从而阻碍修士回到创造时的和谐共同体之中。根据这三方面，愤怒的后果从外在渗透到内在、从苦修实践阶段蔓延至沉思生活，因而是灵性成长中最危险的恶念。

具体说来，愤怒的第一重后果在于破坏修士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这主要发生于修道生活的第一阶段，即苦修实践阶段。愤怒对修道共同体的影响通常表现为：对弟兄发怒，寻找借口对弟兄猜疑等。除了这些可见的行为表现，埃氏更为关注愤怒的心理表达形式，即愤怒在理智中的显现。理智是愤怒破坏修道共同体的处所：修士利用憎恶之人的表象，在理智中行报复之事。由于心中的愤怒和不满，修士会疏离同伴及修道共同体，试图逃避自己内心的愤怒，但这适得其反，令修士错失了解决愤怒、修补关系的机会。远离修道团体无法令心灵平静，因为愤怒乃是理智中的恶念，即使在无人之处愤怒也能找到可乘之机重新占据理智。事实上，修士之间的愤怒多是出于欲望和对世俗事物的依恋。“一点食物或财物等对外在对象的欲望就可能会点燃心中的怒火”，^② 所以修士

^① *Praktikos* 11,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99.

^② *Antirrhētikos*, V.30, in Evagrius, *Talking Back: A Monastic Handbook for Combating Demons*, trans. David Brakke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09), 125.

因外在事物相争，积蓄起对同伴的不满。更有甚者，由于对世俗之物欲求不得或报复的欲望得不到实现，修士忧郁沮丧，反而诱发悲伤的恶念。因此，无论是促使修士以恶报恶，抑或导致修士远离修道团体，愤怒都在摧毁修道共同体，撕裂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谐。

愤怒的第二重后果表现为灵魂层面的失序，愤怒取代理性成为灵魂的主导性原则。尽管愤怒是社群性的恶，它的外在维度不可避免，但修士内心的属灵争斗更为关键，因为隐修士（anachoretēs）必须克制心中的恶念，在其理智构成的世界里正直地生活。^① 修道共同体关系的破裂正是修士灵魂失序的外在显现。愤怒造成灵魂沉溺于憎恨之人的表象，于是血气违背其本性，借理智中的表象进行报复，幻想以牙还牙，因而理性不再处于主导地位，灵魂内部秩序崩塌。愤怒的爆发十分迅猛，令灵魂产生势不可挡的错觉与假象。但是，灵魂作为愤怒施行报复的主体，也必须承担愤怒爆发带来的后果。埃氏认为，愤怒的灵魂更易遭受恶魔的搅扰，变得懦弱恐惧。愤怒的恶魔在夜晚显现自身，变成可怖的景象，修士或在大火燃烧的斗室中无处逃身，或身上毒蛇缠绕，或从高山上坠落。这些幻相令修士的身体虚弱，灵魂恐惧而怯懦。可怖的幻象时常在血气部分的骚乱之后发生，所以，埃氏警醒修士，不可受愤怒奴役，以免导致灵魂的混乱，致使理智更加怯懦无能。可见，愤怒造成的灵魂失序呈现出两种怪诞的极端，一面是愤怒的暴虐，另一面却是恐惧与怯懦。灵魂丧失了勇敢的德性，于是愤怒之人成为了自身激情的受害者。正如邦基所总结的：“愤怒势不可挡的爆发所带来的后果与爆发本身自相矛盾。如果说愤怒之人就像咆哮的雄狮……那在夜晚时，他则惊恐于可怕的噩梦……因为虽然受愤怒控制之人在白天变成了‘恶魔’，但在夜晚他

^① Reflections 14,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212. 隐修士指退隐于沙漠修道的修士，这种与世隔绝的隐修生活使得所有的属灵争斗都集中于修士的内心世界。在凯利亚，修士们形成了一种“半隐修”（semi-eremitic）的修道结构：一些修士围绕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者形成一个“团体”（fellowship）或“圈子”（circle）。参见Augustine Casiday, *Reconstructing the Theology of Evagrius Pontic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

却受同样的恶魔折磨。”^①

愤怒的第三重后果在于遮蔽理智，阻碍理智与上帝重归于一，从而撕裂修士与上帝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理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建立在对上帝的思中。因着思，理智重新接受上帝的知识，原先因疏忽而破裂的共同体恢复了关系。埃氏认为，理智要能沉思上帝，必须消除所有的激情，尤其是愤怒。然而，愤怒却最能遮蔽理智，它潜藏于人的内心，阻碍理智在纯粹祈祷时沉思上帝的知识。纯粹祈祷是理智最高的精神活动，它是处于感官世界的理智获得救赎前直观三一上帝唯一的机会。^②只有在纯粹祈祷时，理智才能暂时回归到堕落前的状态，实现其本质的活动，即接受神圣知识。因而，纯粹祈祷是修士最高的追求，即上升之路的终极阶段——神性沉思。在纯粹祈祷中直接认识上帝的修士乃是神学家：“若你是神学家，你就会真正地祈祷；如果你真正地祈祷，就会成为神学家。”^③在纯粹祈祷的状态（*katastasis*）中，理智回归了他之所是，能够与上帝交流，重新与上帝建立起和谐的共同体关系。此时，理智的认识是双重的，“净化的理智看见了他真正的自己……他看见自己闪闪发光。这令他看见自身的光亮是神圣之光……他也看见并认识了……上帝之所是的是非受造、无形的光。”^④理智既认识自己的本质，又直观到上帝的光，从而与上帝合而为一。但是，愤怒是祈祷的绊脚石，“当理智开始心无旁骛地练习祈祷，所有的战斗便日夜集中于灵魂的血气部分。”^⑤愤怒阻碍了理智回归本质，致使理智无法注视上帝的神圣之光。这是因为愤怒将修士的注意力束缚在有形事物上，在祈祷时，人的理智中浮现出记忆中所气愤的对象的面貌，理智无法专注于与上帝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修士已

^① Gabriel Bunge, *Dragon's Wine and Angel's Bread*, 57.

^② *Chapters on Prayer*, 3, 34a,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93, 196.

^③ *Ibid.*, 60,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99.

^④ William Harmless, *Mystics*, 153.

^⑤ *Praktikos* 63,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9.

不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转向注视他人的面貌，这反而是对上帝的僭越。因为祈祷本该与上帝交流，但理智却执着于其它的形象。因此，愤怒杜绝了纯粹祈祷的可能，而理智无法沉思神圣知识，便不可能修复与上帝之间的共同体关系。

四、愤怒的治疗

基于愤怒导致的以上后果，埃氏提出了三种治疗愤怒的方法。首先，修士要抛弃俗世，弃绝外物。^① 弃绝外物是沙漠修道运动的传统，沙漠修士遵循耶稣变卖所有之物将其所得分给穷人的教导。在埃氏看来，愤怒包含了修士对财富或名誉等外在对象的欲求。当愤怒这种激情控制了理智，修士依旧沉浸在可感世界中，因而埃氏要求修士弃绝所有的事物，以消除愤怒，实现灵魂的转向。“拒绝所有欢愉，也就是消灭了所有提供给血气部分的借口”。^② 为了避免愤怒破坏修士之间的关系，埃氏劝告修士谨慎对待法律诉讼，以避免共同体的冲突。弃绝外物表现为施舍与好客的品质。施舍和好客的品质在于消解愤怒报复他人的欲望，因为施舍与好客乃是将自己拥有的财物给予所需之人。这一品质需要修士关心他人，因而在修士实践施舍或好客的品质之前，必须缓和内心的愤怒，唤起内心的平和，重拾对同伴的爱。埃氏鼓励修士在愤怒时邀请同伴同食或给予对方礼物，这样能消除弟兄之间的怨恨，换得互相的原谅，保持修道共同体的和谐。因此，为了消除愤怒的恶念，修士必须节制欲望，抛弃对外物的欲求。

其次，修士要锻炼自身的分辨力（*diakrisis*）。分辨力是理性能力的运用，是对抗恶念的一般方法，同样适用于愤怒的恶念。它沉思与恶魔

^① 弃绝外物是埃氏三种弃绝（*renunciation*）的第一种，代表了修道生活的开端。第二种弃绝是对恶的抛弃，第三种是与无知的分离。参见 *On Thoughts*, 26,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72.

^② *Praktikos*, 99,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13.

争战的原理，为埃氏思想中与恶念属灵争战的重点。分辨力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对恶之原因的外部审查，二是对灵魂自身的拷问。外部审查注重理解恶念的类型及其关系。修士要明确恶念与天使般的念头的区分，后者有助于修士灵性上的修复。而针对八种不同的恶念，修士要明白恶念是灵魂不同部分的误用，认识其本质。埃氏十分强调恶念之间的关系与次序。在八恶念中，有些恶念在先，有些恶念随后而来。修士若不是跌入前者的陷阱，就不会陷入随之而至的恶念中。所以审查恶念之间的关系警示修士恶念的关联，令修士更好地认识各类恶念，时刻警醒，为属灵之战提供准备。因为恶念是灵魂的内在活动，分辨力的另一维度要求修士省察自己的灵魂，即审查恶念的内容。在《论恶念》第19章，埃氏细致地阐释了如何剖析恶念，如何运用理性分析恶念的内容进而驱逐心灵中的恶魔。该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修士必须先确定当下袭击他的是哪种恶念，然后剖析该恶念的成分，最后确认其中影响并控制心灵的因素。以愤怒为例，修士要意识到内心愤怒的恶念，并且认识到其中包含接收愤怒的理智、他人、他人的表象和愤怒的激情。而后，修士必须运用理性确定哪个成分是有罪的。因为理智与他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他人的表象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所以唯有愤怒的激情才是罪的原因，“它不是具有实体实存性的事物，而是与人性敌对的快乐，产生于自由意志，强迫理智不恰当地使用上帝的造物”。^①如此理性地剖析恶念的内容，修士将自身的激情作为客体进行分解，使理性重新掌握主导权，从而摆脱诸如愤怒的恶念对灵魂的奴役，达到不动心。因而分辨恶念也是自我省察，修士关注自身的灵魂，将自我作为审查的对象。

最后，修士要培养勇敢与爱（agape）的德性。勇敢与爱都源自灵魂的血气部分，但勇敢与血气的关系不同于愤怒与血气的关系。愤怒为血气的滥用，勇敢则是血气符合本性的运用，因为它促使血气将矛头指向恶魔。勇敢辅助修士击退恶魔，其在埃氏思想中最突出的运用方式是反

^① *On Thoughts* 19,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66.

诘法 (antirrhetikos)。埃氏的反诘法以圣经经文作为武器对抗恶魔。对修士来说, 对抗恶魔最好的武器是上帝的话语。在诉诸经文直接击退心中的恶念时, 血气回归本性, 修士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理性掌控了激情。为了指导修士熟练地运用反诘法, 培养勇敢的德性, 埃氏归纳了不同恶念所引发的各种状况, 并给出相应的经文, 以便修士们在属灵斗争中不至慌乱和懦弱。勇敢主要运用在苦修实践阶段, 但爱是愤怒的缰绳, 它超越勇敢, 更能治愈愤怒。^① 因为愤怒是最危险的恶念, 它不仅破坏了修士共同体的和谐, 而且也分裂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爱则具有社群性的指向, 朝向他者, 所以爱最能治疗愤怒。在埃氏的德性序列中, 爱为不动心的果实, 不动心意味着修士已经成功弃绝了感官世界, 灵魂从自爱中觉醒, 转向他者之爱——“爱的功能是令自身朝向每一个上帝的形象都如同朝向其原型一般”。^② 因而爱是愤怒最大的解药, 它修复修士之间破裂的关系, 让修士温柔地对待邻人, 并且鼓舞修士谦卑地追寻上帝的记忆。在这一层次上, 爱促使修士专注于沉思, 从而为修士打开了通向自然知识的大门, 使其能在纯粹祈祷中凝思上帝, 如天使一般按照理智生活。因此, 勇敢与爱虽是血气部分两种不同的德性, 但在灵修生活中却相辅相成。

结语

埃氏借鉴了古典哲学的术语和理论, 结合沙漠修道运动的传统, 其关于愤怒的分析呈现出独特的气质: 愤怒是最具恶魔属性的恶念, 它始终搅扰修士, 无论是处于苦修实践阶段的初级修士, 抑或进入灵知生活的灵性长者; 愤怒遮蔽理智, 阻碍纯粹祈祷这一与上帝联结、对话的活动。埃氏所提供的治疗方法都指向超越性的维度, 所以他倡导修士以爱走向他者。

^① *Praktikos* 38,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04.

^② *Ibid.*, 89, in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111.

埃氏对恶念的关注承继了希腊化时期“关心自我”的哲学实践，他以恶念为灵魂的疾病，通过对灵魂状态的洞察与内省，退回到沙漠中进行身体及灵魂上的苦修来医治灵魂的恶念。埃氏的修道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两大基督教传统：在西方，他的八恶念思想成为中世纪“七宗罪”的思想源头；在东方，他的八恶念思想及其上升的神秘神学直接启发了宣信者马克西摩斯（Maximus the Confessor）、约翰·克利马科斯（John Climacus）等东方神秘主义教父。他的思想以不同方式融入到东西方传统之中，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lthasar, Hans Urs von. "The Metaphysics and Mystical Theology of Evagrius." *Monastic Studies*, no.3 (1965):183-195.
- Bunge, Gabriel. *Dragon's Wine and Angel's Bread*. Translated by Anthony P. Gythiel, Crestwood: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9.
- Casiday, Augustine M. *Reconstructing the Theology of Evagrius Pontic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Evagrius. *Evagrius of Pontus: The Greek Ascetic Corpus*. Translated by Robert E. Sinkewic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vagrius. *Talking Back: A Monastic Handbook for Combating Demons*. Translated by David Brakke,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09.
- Gibbons, Kathleen. "Vice and Self-Examination in the Christian Desert: 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Reading of Evagrius Ponticu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1.
- Harmless, William. *My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alladius. *Palladius: The Lausiac History*. Translated by Robert T. Meyer. Westminster: Newman, 1965.
- Ramelli, Ilaria, trans. *Evagrius's Kephalaia Gnostic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Unformed Text from the Syriac*. Atlanta: SBL Press, 2015.
- Tobon, Monica. "Apatheia in the Teachings of Evagrius Ponticu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0.